

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

十二楼

[清] 李渔著
李聪慧点校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华书局

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

十二楼

清 李渔 著

李聪慧 点校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二楼/(清)李渔著;李聪慧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4

(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

ISBN 7-101-03532-9

I. 十… II. ①李… ②李… III. 话本小说—中国—
清代 IV.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849 号

书 名 十二楼

原 著 者 (清)李渔 著

整 理 者 李聪慧点校

责 任 编 辑 宋凤娣

出 版 发 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6 1/2 字数 168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 际 书 号 ISBN 7-101-03532-9/I·440

定 价 11.00 元

《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第二批) 出版说明

我国整理古典通俗小说的历史,大概应该从民国初年汪原放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水浒传》开始,至今已有八十多年了。尤其是近二十年,出版的古典通俗小说整理本,已不下上千种,几乎所有可以出版的通俗小说都已经整理出版了。但是,数量多并不等同于质量高。总体而言,通俗小说的整理本,有相当一部分的质量是不令人满意的。

我们认为,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通俗小说的整理也应该纳入古籍整理的工作之中,也必然要遵循古籍整理的学术规范。同时,在整理过程中,也理所当然地要尊重古典小说的文体特点。如果忽视了这两点,就必然使得古典通俗小说的整理出版出现错误和混乱。

2001年,中华书局郑重推出《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第一批),收录了三十种古典通俗小说,约请专家学者精心整理,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提供一套错误较少、明确可读的小说读本。小说出版后,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欢迎。现在,我们再次推出第二批共二十种古典通俗小说。两批共五十部小说,基本上涵括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的最优秀作品和各个时期、各个流派以及主要小说家的代表性作品。

我们的整理方法是:第一,精选底本和校本,进行严格的校勘,改正底本中的错误。第二,按照国家标准和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认真标点并分段。第三,对于古典小说中大量存在的异体字、俗体字、方言字以及音借字,我们的处理原则是,既要尊重古典小说的特点,保存原貌,不致“失真”,又要照顾当代读者的习惯,不能造成理解上的误会、阅读上的混乱。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同时,我们也将时刻抱着虔敬的心情,祈盼大家的指正。

借一世人结欢喜缘 ——《十二楼》

在清代初年，李渔（1611—1680）是一个声名显赫的文人。他一生最主要的事业，就是编演戏剧和创作小说。在那个时代，科举是士人唯一的出路。青年时代的李渔也参加过几次乡试，但都没有中举。此时正逢明清易代，战乱纷扰，到清廷入主中华以后，李渔也就断绝了科举出身的念头，靠戏曲小说来谋生了。他编演戏曲，主要是仰仗达官贵人们的赏赐。李渔为此在家组织了戏班子，让自己的姬妾粉墨登场，自编自导，并且亲自带领戏班子浪迹天涯，北至河北京师，南下江西福建，西达陕西甘肃，几乎游遍了大半个中国，出入豪富朱门，打秋风，挣“缠头费”，有时迹近乞讨。演戏是为卖艺，写小说是为卖文。李渔自己还开过书铺，就是著名的芥子园，所刻的书画极其精雅，出版的画谱和戏曲小说名扬天下。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士子，李渔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传统的某种反叛。虽然他一生屡遭世人讥讽甚至唾骂，生活动荡坎坷，自己也是牢骚不绝，但终其一生，却始终专注戏曲小说，未改初衷。李渔曾对人说过：“吾与诗文非不究心，……终不敢以小说为末技。”

清顺治八年（1651），李渔来到杭州，一住十年。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李渔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潮，写作了大量的戏曲小说作品。著名的话本小说集《十二楼》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十二楼》，又名《觉世名言十二楼》，题“觉世稗官编次”、“睡乡祭酒批评”。“觉世稗官”为李渔别号，“睡乡祭酒”则是另一位小说家杜濬的别号。《十二楼》共十二卷三十八回，每卷写一个故事，但各卷的回数不等，长的一卷多至六回，有的三卷只有一回。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一座楼阁，人物命运和情节展开往往与楼有关，故全书命名为“十二楼”，由此也可看出李渔做小说之匠心。

李渔认为，小说是“无声戏”，即不出声的戏剧，并以此来命名自己第一部话本小说集。同时，他又提到，“稗官为传奇

蓝本”，即小说是戏剧的基础。所以，李渔在创作小说时，自觉地运用戏曲创作的理论和手法。这一点，在《十二楼》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形成了李渔小说的典型特点。

李渔编演戏曲，是要取悦观众，追求欢快喜乐的剧场效果，所以多作喜剧，甚至闹剧。他写小说也具有同样的倾向。《十二楼》具有很强的娱乐性，格调轻松快乐。它的题材多选择家庭生活，怜才好色，儿女情长，虽多曲折，但总是以团圆收场，哪怕是惊险悲惨的故事，他也要用喜剧的方式来处理。这使他的作品往往不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思想境界，但每一篇都清新风趣，惹人喜爱。杜濬在为《十二楼》作的序中说，李渔的这部小说是要“借一世人结欢喜缘”。

李渔构思戏曲，强调“脱窠臼”，力求与众不同，绝不愿拾人牙慧。这一点，《十二楼》贯彻得也十分彻底。十二个故事，绝大多数出自李渔自己的头脑，而不是引用别人的素材；情节设计新颖奇特，出人意表。如写才子佳人谈情说爱，《合影楼》写珍生和玉娟靠水中倒影传情，《夏宜楼》写瞿信和娴娴仗着一架望远镜穿针引线，都是纤巧可喜，闻所未闻的。

李渔作戏曲提倡“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在写小说时，也谨守这一原则。所以他的作品都主题鲜明，中心人物贯穿始终，在叙述过程中决不横生枝蔓。同时，情节设计尽量曲折出奇，但衔接上一定自然合理，不留破绽。《十二楼》中的《拂云楼》写婢女能红撮合婚姻，《生我楼》中写尹小楼父子离散重聚，都是线索明晰，情节奇特，悬念丛生，而结局又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堪称李渔小说的典范。

此次整理，我们以清消闲居刊本为底本，以宝宁堂刊本为校本，细加点校。特此说明。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2.10.

目 录

合影楼

第一回

防奸盗刻意藏形 起情氛无心露影 1

第二回

受骂翁代图好事 被弃女错害相思 6

第三回

堕巧计爱女嫁媒人 凑奇缘媒人赔爱女 11

夺锦楼

第一回

生二女连吃四家茶 娶双妻反合孤鸾命 17

三与楼

第一回

造园亭未成先卖 图产业欲取姑予 27

第二回

不窝不盗忽致奇赃 连产连人愿归旧主 32

第三回

老侠士设计处贪人 贤令君留心折疑狱 38

夏宜楼

第一回

浴荷池女伴肆顽皮 慕花容仙郎驰远目 42

第二回

冒神仙才郎不测 断诗句造物留情 48

第三回

赚奇缘新诗半首 圆妙谎密疏一篇 53

归正楼

第一回

发利市财食兼收 牵精详金银两失 60

第二回

敛众怨恶贯将盈 散多金善心陡发 66

第三回		
显神机字添一画 施妙术殿起双层	71	
第四回		
侥天幸拐子成功 堕人谋檀那得福	75	
萃雅楼		
第一回		
卖花郎不卖后庭花 买货人惯买无钱货	80	
第二回		
保后件失去前件 结恩人遇着仇人	86	
第三回		
权贵失便宜弃头颅而换卵 阉人图报复遗尿溺以酬涎	91	
拂云楼		
第一回		
洗脂粉娇女增娇 弄娉婷丑妻出丑	96	
第二回		
温旧好数致殷勤 失新欢三遭叱辱	101	
第三回		
破疑人片言成二美 痴情客一跪得双娇	106	
第四回		
图私事设计赚高堂 假公言谋差相佳婿	111	
第五回		
未嫁夫先施号令 防失事面具遵依	115	
第六回		
弄巧生疑假梦变为真梦 移奸作孽亏人改作完人	120	
十叠楼		
第一回		
不糊涂醉仙题额 难摆布快婿完姻	124	
第二回		
逞雄威檀郎施毒手 忍奇痛石女破天荒	129	
鹤归楼		
第一回		

安恬退反致高科 忌风流偏来绝色	134
第二回	
帝王吃臣子之醋 阖房罢枕席之欢	139
第三回	
死别胜生离从容示诀 远归当新娶忽地成空	143
第四回	
亲姐妹迥别荣枯 旧夫妻新偕伉俪	150
奉先楼	
第一回	
因逃难姹妇生儿 为全孤劝妻失节	156
第二回	
几条铁索救残生 一道麻绳完骨肉	161
生我楼	
第一回	
破常戒造屋生儿 插奇标卖身作父	167
第二回	
十两奉严亲本钱有限 万金酬孝子利息无穷	171
第三回	
为购红颜来白发 因留慈母得娇妻	175
第四回	
验子有奇方一枚独卵 认家无别号半座危楼	179
闻过楼	
第一回	
弃儒冠白须招隐 避纱帽绿野娱情	182
第二回	
纳谏翁题楼怀益友 遭罹客障面避良朋	186
第三回	
魔星将退三桩好事齐来 困局已成一片隐衷才露	191

合影楼

第一回

防奸盗刻意藏形 起情氛无心露影

词云：

世间欲断钟情路，男女分开住。掘条深堑在中间，使他终身不度是非关。
堑深又怕能生事，水满情偏炽。绿波惯会做红娘，不见御沟流出墨痕香？

——右调《虞美人》

这首词，是说天地间越礼犯分之事，件件可以消除，独有男女相慕之情、枕席交欢之谊，只除非禁于未发之先。若到那男子妇人动了念头之后，莫道家法无所施，官威不能摄，就使玉皇大帝下了诛夷之诏，阎罗天子出了缉获的牌，山川草木尽作刀兵，日月星辰皆为矢石，他总是拼了一死，定要去遂心了愿。觉得此愿不了，就活上几千岁然后飞升，究竟是个鳏寡神仙；此心一遂，就死上一万年不得转世，也还是个风流鬼魅。到了这怨生慕死的地步，你说还有甚么法则可以防御得他？所以惩奸遏欲之事，定要行在未发之先。未发之先又没有别样禁法，只是严分内外，重别嫌疑，使男女不相亲近而已。

儒书云“男女授受不亲”，道书云“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这两句话极讲得周密。

男子与妇人亲手递一件东西，或是相见一面，他自他，我自我，有何关碍，这等防得森严？要晓得古圣先贤也是有情有欲的人，都曾经历过，知道一见了面，一沾了手，就要把无意之事认作有心，不容你自家做主，要颠倒错乱起来。譬如妇人取一件东西递与男子，过手的时节，或高或下，或重或轻，总是出于无意。当不得那接手的人常要画蛇添足，轻的说他故示温柔，重的说他有心戏谑，高的说他提心在手、何异举案齐眉，下的说他借物丢情、不啻抛毬掷果。想到此处，就不好辜其来意，也要弄些手势答他。焉知那位妇人不肯将错就错？这本风流戏文，就从这件东西上做起了。

至于男女相见，那种眉眼招灾、声音起祸的利害，也是如此，所以只是不见不亲的妙。不信，但引两对古人做个证验。李药师所得的红拂妓，当初关在杨越公府中，何曾知道男子面黄面白？崔千牛所盗的红绡女，立在郭令公身畔，何曾对着男子说短说长？只为家主公要卖弄豪华，把两个得意侍儿与男子见得一面，不想他五个指头、一双眼孔就会说起话来。及至机心一动，任你铜墙铁壁，也禁他不住，私奔的私奔出去，窃负的窃负将来。若还守了这两句格言，使他“授受不亲”、“不见可欲”，那有这般不幸之事！

我今日这回小说，总是要使齐家之人，知道防微杜渐，非但不可露形，亦且不可露影，不是单闻风情，又替才子佳人辟出一条相思路也。

元朝至正年间，广东韶州府曲江县有两个闲住的缙绅，一姓屠，一姓管。姓屠的由黄甲起家，官至观察之职；姓管的由乡贡起家，官至提举之职。

他两个是一门之婿，只因内族无子，先后赘在家中。才情学术，都是一般，只有心性各别。管提举古板执拘，是个道学先生；屠观察跌荡豪华，是个风流才子。两位夫人的性格起先原是一般，只因各适所天，受了刑于之化，也渐渐的相背起来。听过道学的，就怕讲风情；说惯风情的，又厌闻道学。这一对连襟、两个姊妹，虽是嫡亲瓜葛，只因好尚不同，互相贬驳，日复一日，就弄做仇家敌国一般。

起先还是同居，到了岳丈岳母死后，就把一宅分为两院，凡是界限之处，都筑了高墙，使彼此不能相见。独是后园之中有两座水阁，一座面西的，是屠观察所得，一座面东的，是管提举所得。中间隔着池水，正合着唐诗二句：

遥知杨柳是门处，似隔芙蓉无路通。

陆地上的界限都好设立墙垣，独有这深水之中下不得石脚，还是上连下隔的。论起理来，盈盈一水，也当得过黄河天堑，当不得管提举多心，还怕这位姨夫要在隔水间花之处窥视他的姬妾，就不惜工费，在水底下立了石柱，水面上架了石板，也砌起一带墙垣，分了彼此，使他眼光不能相射。从此以后，这两

分人家，莫说男子与妇人终年不得谋面，就是男子与男子，一年之内也会不上一两遭。

却说屠观察生有一子，名曰珍生；管提举生有一女，名曰玉娟。玉娟长珍生半岁，两个的面貌竟像一副印板印下来的。只因两位母亲原是同胞姊妹，面容骨格相去不远，又且娇媚异常。这两个孩子又能各肖其母，在襁褓的时节，还是同居，辨不出谁珍谁玉。有时屠夫人把玉娟认做儿子，抱在怀中饲奶，有时管夫人把珍生认做女儿，搂在身边睡觉。后来竟习以为常，两母两儿，互相乳育。有《诗经》两句道得好：

螟蛉有子，式谷似之。

从来孩子的面貌多肖乳娘，总是血脉相荫的原故。

同居之际，两个都是孩子，没有知识，面貌像与不像，他也不得而知。直到分居析产之后，垂髫总角之时，听见人说，才有些疑心，要把两副面容合来印正一印正，以验人言之确否。却又咫尺之间分了天南地北，这两副面貌印正不成了。

再过几年，他两人的心事就不谋而合，时常对着镜子鉴赏自家的面容，只管啧啧赞羡道：“我这样人物，只说是天下无双、人间少二的了，难道还有第二个人赶得上我不成？”他们这番念头，还是一片相忌之心，并不曾有相怜之意。只说九分相合，毕竟有一分相歧，好不到这般地步，要让他独擅其美。那里知道相忌之中，就埋伏了相怜之隙，想到后面，做出一本风流戏来。

玉娟是个女儿，虽有其心，不好过门求见。珍生是个男子，心上思量道：“大人不相合，与我们孩子无干，便时常过去走走，也不失亲亲之义。姨娘可见，表姐独不可见乎？”就忽然破起格来，竟走过去拜谒。那里知道，那位姨翁预先立了禁约，却像知道的一般，竟写几行大字贴在厅后，道：

凡系内亲，勿进内室。本衡止别男妇，不问亲疏，各宜体谅。

珍生见了，就立住脚跟，不敢进去，只好对了管公，请姨娘表姐出来拜见。管公单请夫人见了一面，连“小姐”二字绝不提起。及至珍生再请，他又假示龙钟，茫然不答。珍生默喻其意，就不敢固请，坐了一会，即便告辞。

既去之后，管夫人问道：“两姨姐妹，分属表亲，原有可见之理，为甚么该拒绝他？”管公道：“夫人有所不知，‘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头，单为至亲而设。若还是陌路之人，他何由进我的门，何由入我的室？既不进门入室，又何须分别嫌疑？单为碍了亲情，不便拒绝，所以有穿房入户之事。这分别嫌疑的礼数，就由此而起。别样的瓜葛，亲者自亲，疏者自疏，皆有一定之理。独是两姨之子，姑舅之儿，这种亲情，最难分别。说他不是兄妹，又系一人所出，似有共体之情；说他竟是兄妹，又属两姓之人，并无同胞之义。因在似亲似疏之间，古人委决不下，不曾注有定仪，所以泾渭难分，彼此互见，以致有不清不白之事做将出来。历观野史传奇，儿女私情大半出于中表。皆因做父母的没有真知灼见，竟把他当了兄妹，穿房入户，难以提防，所以混乱至此。我乃主持风教的人，岂可不加辨别，仍蹈世俗之陋规乎？”夫人听了，点头不已，说他讲得极是。

从此以后，珍生断了痴想，玉娟绝了妄念，知道家人的言语印正不来，随他像也得，不像也得，丑似我也得，好似我也得，一总不去计论他。

偶然有一日，也是机缘凑巧，该当遇合，岸上不能相会，竟把两个影子放在碧波里面印正起来。有一首现成绝句，就是当年的情景。其诗云：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并作南来一味凉。

时当中夏，暑气困人，这一男一女不谋而合，都到水阁上纳凉。只见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把两座楼台的影子，明明白白倒竖在水中。玉娟小姐定睛一看，忽然惊讶起来，道：“为甚么我的影子倒去在他家？形影相离，大是不祥之兆。”疑惑一会，方才转了念头，知道这个影子就是平时想念的人。“只因科头而坐，头上没有方巾，与我辈妇人一样，又且面貌相同，故此疑他作我。”想到此处，方才要印证起来，果然一线不差，竟是自己的模样。既不能勾独擅其美，就未免要同病相怜，渐渐有个怨怅爷娘不该拒绝亲人之意。

却说珍生倚栏而坐，忽然看见对岸的影子，不觉惊喜跳跃，凝眸细认一番，才知道人言不谬。风流才子的公郎，比不

得道学先生的令爱，意气多而涵养少，那些童而习之的学问，等不到第二次就要试验出来，对着影子轻轻的唤道：“你就是玉娟姐姐么？好一副面容！果然与我一样，为甚么不合在一处做了夫妻？”说话的时节，又把一双玉臂对着水中，却像要捞起影子拿来受用的一般。玉娟听了此言，看了此状，那点亲爱之心，就愈加激动起来，也想要答他一句，回他一手。当不得家法森严，逾规越矩的话，从来不曾讲过；背礼犯分之事，从来不曾做过。未免有些碍手碍口，只好把满腹衷情付之一笑而已。

屠珍生的风流诀窍，原是有传受的：但凡调戏妇人，不问他肯不肯，但看他笑不笑；只消朱唇一裂，就是好音。这副同心带儿已结在影子里面了。

从此以后，这一男一女，日日思想纳凉，时时要来避暑。又不许丫鬟侍候，伴当追随，总是孤凭画阁，独倚雕栏，好对着影子说话。大约珍生的话多，玉娟的话少，只把手语传情，使他不言而喻；恐怕说出口来被爷娘听见，不但受鞭捶之苦，亦且有性命之忧。

这是第一回，单说他两个影子相会之初，虚空摹拟的情节。但不知见形之后实事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受骂翁代图好事 被弃女错害相思

却说珍生与玉娟自从相遇之后，终日在影里盘桓，只可恨隔了围墙，不能勾见面。偶然有一日，玉娟因睡魔缠扰，起得稍迟，盥栉起来已是巳牌时候。走到水阁上面，不见珍生的影子，只说他等我不来，又到别处去了。谁想回头一看，那个影子忽然变了真形，立在他玉体之后，张开两手竟要来搂抱他。这是甚么原故？只为珍生蓄了偷香之念，乘他未至，预先赴水过来，藏在隐僻之处，等他一到，就钻出来下手。

玉娟是个胆小的人，要说句私情话儿，尚且怕人听见；岂有青天白日对了男子做那不尴不尬的事，没有人捉奸之理？就大叫一声“阿呀”，如飞避了进去，一连三五日不敢到水阁上来。看官要晓得这番举动，还是提举公家法森严，闺门谨饬的效验；不然，就有真赃实犯的事做将出来，这段奸情不但在影似之间而已了。珍生见他喊避，也吃了一大惊，翻身跳入水中，踉跄而去。

玉娟那番光景，一来出于仓皇，二来迫于畏惧，原不是有意拒绝他。过了几时，未免有些懊悔，就草下一幅诗笺，藏在花瓣之内，又取一张荷叶，做了邮筒，使他入水不濡；张见珍生的影子，就丢下水去，道：“那边的人儿好生接了花瓣！”珍生听见，惊喜欲狂，连忙走下楼去。拾起来一看，却是一首七言绝句。其诗云：

绿波摇漾最关情，何事虚无变有形？

非是避花偏就影，只愁花动动金铃。

珍生见了，喜出望外。也和他一首，放在碧筒之上寄过去，道：

惜春虽爱影横斜，到底如看梦里花。

但得冰肌亲玉骨，莫将修短问韶华。

玉娟看了此诗，知道他色胆如天，不顾生死，少不得还要过来，终有一场奇祸。又取一幅花笺，写了几行小字去禁止他，道：

初到止于惊避，再来未卜存亡。吾翁不类若翁，我死同于汝死。戒之慎之！

珍生见他回得决裂，不敢再为佻达之词，但写几句恳切话儿，以订婚姻之约。其字云：

家范固严，杞忧亦甚。既杜桑间之约，当从冰上之言。所虑吴越相衡，朱陈难合，尚俟徐覩动静，巧觅机缘。但求一字之贞，便矢终身之义。

玉娟得此，不但放了愁肠，又且合他本念，就把婚姻之事一口应承，复他几句道：

既删《郑》《卫》，当续《周南》。愿深寤寐之求，勿惜参差之采。此身有属，之死靡他。倘背厥天，有如皎日。

珍生览毕，欣慰异常。

从此以后，终日在影中问答，形外追随，没有一日不做几首情诗。做诗的题目总不离一个“影”字。未及半年，珍生竟把唱和的诗稿汇成一帙，题曰《合影编》，放在案头。被父母看见，知道这位公郎是个肖子，不惟善读父书，亦且能成母志，倒欢喜不过，要替他成就姻缘，只是逆料那个迂儒断不肯成人之美。

管提举有个乡贡同年，姓路，字子由，做了几任有司，此时亦在林下。他的心体，绝无一毫沾滞，既不喜风流，又不讲道学，听了迂腐的话，也不见攒眉，闻了鄙亵之言，也未尝洗耳，正合着古语一句：“在不夷不惠之间。”故此与屠、管二人都相契厚。屠观察与夫人商议，只有此老可以做得冰人。就亲自上门求他作伐，说：“敝连襟与小弟素不相能，望仁兄以和羹妙手调剂其间，使冰炭化为水乳，方能有济。”路公道：“既属至亲，原该缔好，当效犬马之力。”

一日，会了提举，问他：“令爱芳年？曾否许配？”等他回了几句，就把观察所托的话，婉婉转转说去说他。管提举笑而不答，因有笔在手头，就写几行大字在几案之上，道：

素性不谐，矛盾已久。方著绝交之论，难遵缔好之言。欲求亲上加亲，何啻梦中说梦！

路公见了，知道也不可再强，从此以后，就绝口不提。走去回复观察，只说他坚执不允，把书台回复的狠话，隐而不传。

观察夫妇就断了念头，要替儿子别娶。又闻得人说，路公有个螟蛉之女，小字锦云，才貌不在玉娟之下。另央一位冰人，走去说合。路公道：“婚姻大事，不好单凭己意，也要把两个八字合一合婚，没有刑伤损克，方才好许。”

观察就把儿子的年庚封与媒人送去。路公拆开一看，惊诧不已：原来珍生的年庚就是锦云的八字，这一男一女，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的。路公道：“这等看来，分明是天作之合，不由人不许了，还有甚么狐疑。”媒人照他的话过来说。观察夫妇欢喜不了，就瞒了儿子，定下这头亲事。

珍生是个伶俐之人，岂有父母定下婚姻全不知道的理？要晓得这位郎君，自从遇了玉娟，把三魂七魄倒附在影子上去，影子便活泼不过，那副形骸肢体竟像个死人一般。有时叫他也不应，问他也不答。除了水阁不坐，除了画栏不倚，只在那几尺地方走来走去，又不许一人近身。所以家务事情无由入耳，连自己的婚姻定了多时还不知道。

倒是玉娟听得人说，只道他背却前盟，切齿不已，写字过来怨恨他，他才有些知觉。走去盘问爷娘，知道委曲，就号啕痛哭起来，竟像小孩子撒赖一般，倒在爷娘怀里要死要活，硬逼他去退亲。又且痛恨路公，呼其名而辱骂，说：“姨丈不肯许亲，都是他的鬼话！明明要我做女婿，不肯让与别人，所以借端推托。若央别个做媒，此时成了好事也未见得。”千乌龟，万老贼，骂个不了。

观察要把大义责他，只因骄纵在前，整顿不起。又知道：“儿子的风流原是看我的样子，我不能自断情欲，如何禁止得他？”所以一味优容，只劝他：“暂缓愁肠，待我替你画策。”珍生限了时日，要他一面退亲，一面图谋好事，不然，就要自寻短计，关系他的宗祧。

观察无可奈何，只得负荆上门，预先请过了罪，然后把儿子不愿的话，直告路公。路公变起色来，道：“我与你是何等人家，岂有结定婚姻又行反复之理？亲友闻之，岂不唾骂！令郎的意思，既不肯与舍下联姻，毕竟心有所属，请问要聘那一家？”观察道：“他的意思，注定在管门，知其必不可得，决要希图万一，以俟将来。”